

洪水小说

死亡山谷

洪水
著

死亡山谷

——洪水小说集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死亡山谷：洪水小说集/洪水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1997. 12

ISBN 7-5441-0914-3

I. 死… II. 洪…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5771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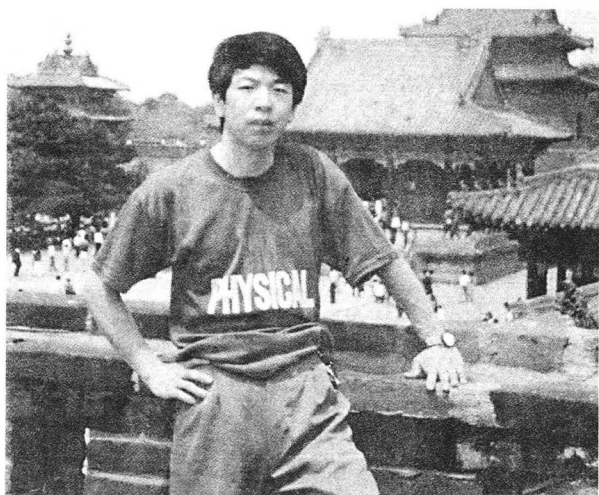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 110011)
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字数：362 千字 印张：17 插页：2
印数：1 - 1100 册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邓继红
封面设计：关 硕

责任校对：杨 明
版式设计：洪 水

定价：26.00 元



洪水照片

自序

自己写序，其实也就是扯一扯淡吧。

这文学，曾经使我神魂颠倒过。我对文学的痴情，到了一个疯狂的程度，现在淡化许多，原因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为谋生而奔波。

我抓过鱼也摸过虾，挖过矿石淘过金；种地、放蚕、烤烟都干过。

这次结集出版的中长短篇，是我的第一部集子。长篇《死亡山谷》是我初学写作时的产品，经过一些修改，把它发表出来，亮亮相。

扯淡，也就是几句形式上的套话，套得好也好，坏也好，都不能说明根本问题，根本问题就是作品是个什么样子就是个什么样子。

我认为，文学是化解痛苦和人生烦恼的一剂良药，这也许是自欺欺人，但她毕竟能使人陶醉。

朋友们，我的爱好就是喜欢——
看小说。

作者

目 录

中篇小说

老吹	(1)
沁血	(17)
河鱼	(40)
苦情	(54)
蛇人	(92)

长篇小说

死亡山谷	(117)
------------	-------

老 吹

喇叭匠是四喇叭杆子的第二代传人。四喇叭杆子为爷，喇叭匠为孙。

四喇叭杆子的儿子，也可能做喇叭匠的爸。这爸是个鼓点子。按级辈分，排列的井井有条，素素不乱。但血统则混杂纠缠，说不清理无头绪。喇叭匠是四喇叭杆子与鼓点子的妻野弄出来的。所以说鼓点子可以是喇叭匠的爸也可以说是自己妻子生出的一个小弟弟来。

四喇叭杆子与喇叭吹是同代人。同村。不同姓。二人相互不服气，相互嫉妒。不知不觉中结了仇火。

那年，磨石沟村的老不死死了。老不死活了一百余三年，死了时儿孙曾孙云云若集。

当时雇了四喇叭杆子吹丧。四喇叭杆子与儿子鼓点子又找了几个搭挡。

装老不死的棺材外边涂了大紫殷殷的老色彩，棺木上方供有一只大盘碟子，里面装着一只褪净了羽毛的鸡，这只鸡称“倒头鸡”，倒头鸡旁边有一根忽明忽暗的蜡烛，一闪一闪，冥冥中像幽灵在跳蹿。

“嘟啊达，嘟啊达，嘟达嘟达嘟嘟达，达达滴滴。”丧曲嘎嘎尖啸着传向四野。四喇叭杆子鼓着老腮吹，老长老长时间也不缓一口气。

喇叭吹也走过来，他独自吹起来。

两帮对吹。这叫“对朋”，又叫“卡喇叭戏”。

四喇叭杆子双眼微眯，两腮蹿包，忽达忽达一起一伏，脖筋的动脉像蚯蚓一样滑动。脖子两边的软肉也一滚一滚地进出。他握紧大喇叭杆子叫劲儿劲儿驴吹，鼓点子尽兴舞动双臂，擂鼓帮助老爸援声纳势。

喇叭吹双眼瞪得血红血红，他一眨都不眨，一缓一缓地吹。

四喇叭杆子用一细绳把两个喇叭拴在一起，吹起双喇叭来。由于嘴的两边用的力不均等，两只喇叭发出的声音也就两样，有粗有细有音高有音低。四喇叭杆子有些洋洋得意。

喇叭吹吹到兴头上，把喇叭插进鼻孔，用鼻孔吹气儿鼓，声音叽叽叫。然后又把喇叭插进耳朵眼，用耳朵吹起来。声音尖细尖细嚶嚶低泣。

四喇叭杆子憋得喘不过气来，一气之下卧炕不起，不足半月，死了。气死了。

上边的故事是解放前的事。

喇叭匠是四喇叭杆子的孙子。黄革命是喇叭吹的孙子。喇叭匠继承了先祖先父的艺道，是个好吹手。黄革命却当了官入了党，成了公社革委会的主任，黄革命把吹得不很精道的艺路放弃了。

喇叭匠从不被人瞧得起，因为他出世的源头有重大问题，有人戏称他是“二串子”，也有人说他是“混血造”。常常有人揭他短，他心里老大劲不好受，如撕他皮，扯他心。

到了娶女人年龄时，他干看人家一个个男男女女进了新房，他傻眼晒了干。

喇叭匠传承先祖遗道很老辣。他不仅能用嘴吹双喇叭，也学会了用鼻孔、耳朵眼耍上几招法。

夜很暗。

那队人马长长地连着。慢儿慢儿地缓行。最前边有一个人拿一只蜡烛，轻轻地忽左忽右摆，蜡苗就阴半阳半地蹿跳，光就一闪一闪地阴惨，像鬼火。举蜡人是一个帮助打杂的二混子，他双手托起纸扎的牛，旋转地耍着，把牛头一左一右地晃动；再次是一个小伙子举着车马人。这小鬼人被画得很恐惧可怕，如人们想象的小鬼一般。小鬼人后边是一头纸扎的枣红马，马后边是四人抬着纸扎的车。中间是穿着全身白色孝服的贤子贤孙和亲属们，其后是喇叭匠和他的同伙在吹丧。

喇叭匠吹得入戏，绝对深入到角色中去。他的左眼微闭，右眼睁得滚鼓溜圆。

“呜啊——呜呜呜啊，呜啊啊。嘀——”这丧曲在夜的包裹浓缩压榨下，着实给活人增加几分可怖，好似那死者的阴灵在不停地悄悄游动。

“嘀——，”这喇叭声进入高潮，三里五村都蒙上了几点凄凉。

“报庙”的队伍到了山神庙前。开始供近鬼和外路野鬼们饭食，给它们烧些纸张。

帮忙人把桌子放在山神庙前，摆上点了黑点的馒头、油丸子、肉。死者的亲属们就一同跪下。“待客”人就点着名，一一给死者“浇酒”，浇酒时还念几句咯。

浇完了酒。一个有些文化识点字的人就宣读“马票”，马票与悼词相差无几。某人，生之地，其生其死之间的概貌。读

完后，死者儿儿女女就跪地嗷嗷嚎哭。这时喇叭就叫劲儿地响起来了。

亲属们是最痛苦的。因为那牛那马那人那车都将被火烧掉时，死者的阴魂才能随之而去。据说这才是死人与活人的真正诀别，而不是死时就与活人分离。

喇叭匠开始卖力地吹起来！

儿女们点起火把开始烧那牛、马、人、车，一场火光烟柱冲天而上——

看热闹的人急散。喇叭匠也和同伙躲闪灾难般快速离去

.....

回到死者家的院内，开始上“线席”。上“线席”，就是在死者棺材前方方木桌上，把六六席摆了，为死者饯行。六六席即六盘冷六盘热，还有六个碗。这仪式很慢，常常要折腾到晚间十二点。这是吹鼓手们最累的一道工程。

喇叭匠汗珠叭哒叭哒往脚下掉。他左眼闭实了，右眼睁贼了，用双喇叭吹起了两色不同音质的调，围观的人们一片片喝彩声。吹了一气，他就用鼻孔非常夸张地吹小喇叭。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这时吹得最悲，也是他真正入戏最幸福最满足的时刻，恰此是死者亲属进入他悲曲中最痛苦的时刻。

喇叭匠尽情地发挥，他左眼越闭越紧，右眼越睁越亮。最兴奋期，他把小喇叭插进耳朵眼，喇叭丝啦丝啦如拉风匣般地响叫。

喝彩声一片片。

喇叭匠这时才是真正的喇叭匠，这时他觉得他实现了他的自我。

这一切结束了。死者家属给喇叭匠钱，他不接。他说：

“本屯住着的，要啥钱？”

大锅饭年代，虽粥儿稀溜溜，却每人都可以喝得上一碗，挺均匀合理的。

喇叭匠把喇叭擦得磨得古铜古色，锃新瓦亮，越来越爱不释手。喇叭匠的父亲鼓点子几年前死去了，剩下他自己，孤苦伶仃。他最怕夜晚，夜难熬。他想女人，因为他没有女人。夜晚的空被窝异常的冷清。四十来岁的男人啊！

喇叭匠扛着半捆柴走回家，他一下子晕懵了：家里坐着一个妇女。妇女头发披散着，小花棉袄把她箍得紧梆梆，胸部隆得很高。妇女坐在炕沿上，右边有一个破衣烂衫的男孩。她可怜巴巴地望着刚刚回来的喇叭匠。喇叭匠不敢狠劲看她，有些傻了眼。

“大哥，”她用土里土气的方言说，“我是山东的，我孩子他爸去年被水淹死了。就俺们娘儿俩了。”

“噢噢。”喇叭匠直噢噢不敢抬头看她，像怕羞的小男孩子。

“大哥呀。”

“唉。”他心尖子颤。

“你就一个人过，也挺苦闷儿吧？”她问。

“啊？啊。”他不敢抬头又点点头。

“大哥呀，听说你挺会吹的，吹得挺好，挺能挣钱的。”

“活不多，一般人家不敢雇吹，怕挨整。”

“大哥，我要饭也不是个长计，讨着吃给社会主义脸上抹黑，看见公社干部还提心吊胆的，总不安生。”

“是，是是。”喇叭匠应着。

“大哥，今晚我没处住，就住在这儿行吗？”

“唉唉。”他忽然反过来，“行行。我一个人住两铺炕住不过来，给你一铺炕住。”

这是命里注定吗？

夜里，妇女让儿子跟喇叭匠住在一起，自己睡一铺长炕。

妇女的儿子睡着后，打起了呼噜。喇叭匠翻过来调过去怎么也睡不着，唉声叹气。他浑身燥热，心口发闷。“大哥呀”的甜声蜜语总响在耳边。

他想着。但不敢。

妇女躺着也睡不着。她希望他的进攻，但一等二等也不见动静，她悄悄摸摸爬起来，向这边探来。她听见喇叭匠唉声叹气，就躲在暗影里体味品尝，这挺有意思。喇叭匠熬过了几十年，硬挺着过来了，可是今晚他挺不下去了，或者是他不想挺，他想要尝试，想弄明白。

他怕惊动孩子，轻轻极轻轻地坐起，一点点站起，他下了炕。他一步一探地向那炕摸。妇女一把拉住他，捂住他的嘴，“别说话。”……

清早，鸡啼鸟鸣。喇叭匠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最完整的人。他没有空做红尘之客。

他要娶她。他要成家。

黄革命那时是很革命，真革命。怎么革，为什么要革，什么是革命，他也和其它革命者一样不真懂，不清楚或者是假清楚。好在不用明白，只要六亲不认，割断感情，敢批判敢斗争革命造反永不停彻底砸烂旧世界，就革命了。黄革命有点怕他二女儿。二女儿的嘴碴有点像刀子切菜，快而不饶人。她又挺心善。她常常问黄革命：“爸，你整天革命革命的，革啥命啊？啥叫革命？”

“抗日战争了，解放战争了，土地改革了，文化大革命了，这都叫革命。”

“现在啥叫革命？”

“现在？现在革命也不懂？”

“不懂，啥叫？”

“革命就叫革命呗。”

“你给王老六的脖子上挂一串破鞋底。游他街，就叫革命呀？”

“那当然就是。”

“人家和未婚妻子进苞米地咋了，那还犯法？那就叫破鞋，那就是反革命？”

“那叫作风不正派，王老六是青年团员。他们进了苞米地能干啥事，还没有结婚就乱来？这是革命青年应当做的？”

“爸，我看你越来越不像个正常人。”

“什么？我像什么人？”

“你像个革命。”

“啥啥？我女儿说得好，爸爸就是个革命。”

“我看你是个革命的壳壳，壳壳里边什么也没有。”

“你？你你！”

“我也可能和王老六妻子一样，和男人好，和男人进苞米地，那时你怎么办？”

“我打断你腿。”

黄革命的女儿在公社粮库上班，她骑着一辆新崭崭的白山牌自行车走了。

黄革命用脑量很大，头也秃了，左眼角常常堆积一些白色的粘膜。他革命的干劲儿不减当年，可是，四十来岁的人

了，心也有点长了茧子。

一股股北风拧着劲子，很阴惨。天上就聚了堆堆黑乎乎的乱云。天擎不住了，落着大片片的银色雪花。

这是个星期日，吃皇粮挣月钱的头儿黄革命就有法定的安歇资格。他有点呆不安闲。这些日子咋就没有斗争了呢，斗争对象咋找不到呢？那喇叭匠咋不声不响儿就弄了个女人在家里呢？他现在又给人吹丧这是个迷信活动，这可是个帝修反的那一套，这斗争矛头可要看清。他怎敢和党顶着干？不教育教育他眼瞅着要下水了。

黄革命拿起一本《资本论》，可就是看不进去，那里的话是很深奥的，语句晦涩难懂，若看，只可能是装模做样——兔子带上枷板子，冒充驴骡子。

黄革命迎着满天风雪去找小队的民兵排长，在民兵排长家他说，喇叭匠已开始破坏革命了，必须开会批判他。

第二天早起来，天冷丁丁的，风煞骨肉。外边的一切都被雪埋了。

民兵连长和民兵排长敲着黄革命家的门。两人在外边跺着脚哈着气抖索着身子。黄革命穿了黄色军大衣，说，我们仨去喇叭匠家。

喇叭匠这些日美的成了仙人，这是他人生中最辉煌最滋润的时日。他受用着男恋女爱的新鲜。他和那母子二人围坐在火盆边。火盆里有金红金红的碳火，眨闪着，火不时散发出温暖沁入三人的心田。火上坐着大铝锅，锅里是酸菜粉条炖兔肉，咕嘟咕嘟冒泡响，热气香气在头上盘旋。三人用筷子在锅里翻着，挑着，搅着，瞧准了就牵出来。

喇叭匠左手还捏了盅，里边有半盅老烧酒。他正喝进余

下进肚叭达嘴时，门被黄革命三人推开了。

“去队里开会！”

“马上去。”

民兵排长正在外边吹响了革命的口哨。寡妇娘儿俩也被找来。队里没有生火，窗户露了眼，风往屋内野灌。

“喇叭匠！”黄革命非常严肃认真地说，“你们思想生锈了，我们今天要给你洗洗涮涮，不能看着你走下坡路不闻不问不关心，我们要管！你的思想已锈死了。”

“思想锈死了？没有吧。我身上倒是长了些黑漆想洗洗，可这冰天雪地哪儿洗去，又不是城里哪会有澡塘子。”

“废话！”黄革命从炕里站了起来，“你大搞迷信活动，吹丧曲，挣人钱。”

“吹丧曲咋是迷信呢？”

“就是！我们公社党委有规定，从今往后不能再搞这类迷信活动。”

“那九月间我们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导师伟大舵手毛主席死了，咋还奏哀乐，那也迷信？”

“那不叫死了，叫逝世！奏哀乐是全国人民内心悲痛，缅怀心里的那个、那个、那个不是滋味的心情。”

“那我吹丧曲也是呀！”

“喇叭匠，我罚你款！你吹的曲就不同了！”

喇叭匠左眼一闭右眼一瞪，冒出一句恶毒话来：“假若你老婆哪天一下子伸了腿，你不悲哀，你还高兴？还要唱喜歌？”黄革命气得眼都直了：“你简直是四人帮的爪牙！”他转过身对那寡妇说：“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你知道就好！只要你能把真实的情况说出来，党给你做主。你和他有过那

关系吗？大胆点，别怕，说了实话就是好同志。”

寡妇把头低下了，羞得她无地自容。怯怯地点了点头。

“他是强行你的吧？说吧，革命群众就是你的靠山。”寡妇用力摇了摇头，悄悄地叽咕：“我愿意，我主动的，我要和他结婚。”

黄革命一下翻了脸：“你和喇叭匠两个鬼混，是犯法的！你不在老家干革命，却跑来讨饭，丢尽了社会主义的脸，简直是往社会主义身上抹黑灰，跑来又和一个搞迷信活动的人跑破鞋！马连长听着，明天你和排长把她们俩押送回山东。”

“你敢？我操你老婆！”喇叭匠疯了般地蹦跳过来，欲与黄革命革命了。

无耐，铁拳般的革命力量消灭了他。

“喇叭匠，我们今晚要给你戴个坏分子帽，你破坏革命会议！”

喇叭匠成了被管制分子，那寡妇被遣送回籍。人言可畏，不幸被喇叭匠言中了。半月后，黄革命的老婆心肌梗塞死了。他们家一片呜咽嚎丧。

喇叭匠拿出小喇叭和笙管，走至黄革命家的院外。

他劈开两腿，稳稳地叉定，运足气脉，把左眼先眯了，然后闭上，右眼睁得显亮又瞪贼了，要往外鼓突一般。他轻松地吹了起来。吹得不是丧曲，是欢快的，自如而小溪流水般清亮的“新媳妇过门”曲。吹得情浓婉情。吹来吹去，情绪变得激昂，听者有一种狂烈的兴奋。

他吹得不够劲了，就用鼻孔吹。一些看丧的孩儿们和妇女们跑过来把他围个不透丝风。他更来劲，又用耳朵吹。他运气用耳朵的风顶那小喇叭，声音极小极弱，可在近处还是

听了个真。一阵阵叫好，一阵阵窃笑。

黄革命在烦躁悲哀中冲过来，扒开众人，失去了原有的尊严和文雅。

“你这个爷爷弄出来的二窜子混水货！你再也不滚我扒了你的皮！”

“主任还他娘个×地迷信，我吹的是喜庆歌，又没给你家吹丧，惹你了？是掴你了？我又没迷信又没跑破鞋你管哪遭？”喇叭匠调侃几句后，就用绑在一起的双喇叭猛劲儿地吹起了《幸福的日子成年长》。

喇叭匠吹着，又停下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以安定团结为好’。”黄革命像触了电源，一激灵缩了手，怯怯地退回两步，悻悻地走了。

喇叭匠把乐器放在一边，从兜里掏出两块准备好的红脏布，两手拎着，他扭开了秧歌。他学着女人的步态，尽量变得温柔轻盈起来，边扭边唱：嗒嘀嗒，嗒嗒嘀，嘀嘀嗒嗒嘀……

有几个小男孩和小女孩也挤过来，随他扭摆。——

黄革命给老婆烧过七期，孩子们解下了孝带，从规定的尽孝日子解放了，大女儿要出嫁了。黄革命的头秃得日渐厉害，心也灰了，更觉孤单单可怜兮兮。

这儿送亲总是用队里的大马车，不要工分，义务白送。黄革命有权势，在公社农机站找了台拖拉机。

拖拉机突突冒着黑烟响，直向村口奔去。出了村口拖拉机手一下子毛了。喇叭匠头戴出白色孝帽，腰系孝带子，横在路上，在拖拉机的后边吹起了《送葬》歌。

拖拉机手把拖拉机停了。他骂骂咧咧，这多倒霉，谁还